堪輿管見

全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六三二 號
七二 函
四 架
一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六三二 號
一〇 冊
三〇五 函
二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626 (32)	
冊數	10	(10)
函號	305	260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堪輿管見序

太極判而天地生天地交而人生天地人參焉是故其和戾安危恒以類應人情孰不欲趨和遂戾去危即安以靈承天地葢其理至微而用至切顧言天則思欽若言地或曹且拒何居公劉遷邠相其陰陽周公卜雒必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卜其宅兆孝子之終事其至

浅草文庫

夫者晦翁西山之議尤懇而精賈子曰置器者置諸安處則安危則危況親之體乎堪輿家書聲郭景純及乎流衍則其說繁其詞支至理轉晦曹者拒之其所也雙湖謝先生邦用聰明獨契自謂天授日予來閩益聞妙論因請筆之奧而章約而盡見精筆妙悉闡前幽一展卷間心茅罔弗闢矣或曰卜葬而求利子孫涑水諸儒先有戒令此書未忘此意其非道乎曰儒先為忽親者戒爾若其究則利子孫正親之為子孫徼墓弗守矣曰葬枯骨而應諸子孫有說乎曰一氣感通不可誣也雖然心誠愛親斯合天地矣人與天地參能盡人道爾不然徒徼福天地胡得焉得之是盗也盗而富罪也可享乎於乎人必盡所以為人者而後可觀是書矣巡察侍御岳池

楊公見而愛之命都鹺刻以傳
嘉靖五年歲在丙戌上巳穀旦
海戍四明豐熙序

堪輿管見目錄

論龍　龍論補
論平地龍　論穴
穴論補　論砂
論水　論水補
論生氣　論氣
論頂　論化生腦
論葬淺深　論土色
論扦穴左右　論明堂

論朝山　論餘氣
論出峽　論帳
論顛倒顛　論回龍 兼順龍論
論老嫩　論分授
論水口　論石山
論宅地　論風水當知
論求地之本

目錄終

堪輿管見

長樂謝廷柱編著
新安程文格 吳中珩 同校

論龍

夫山不曰山而名之曰龍者、龍能潛淵飛天、小大屈伸變化莫測、惟其純陽之精故能若是、而山之沒海沉江撐霄礙日、與龍無異、興雲致雨、罔不似馬、可謂妙於言山者矣、然欲求山之骨

節開闔、脉脊貫串、猶不若以人身喻之、予謂个字者、龍之終始也、何以言終始个不可離也、人之頭頂旁分兩耳、个之丿乀也、頂有脊隆然從腦門貫額至鼻、个之丨也、是一个也、額分兩眉而顴而頰、个之丿乀也、額貫下為山根鼻準、个之丨也、又一个也、準頭兩旁分法令又一个也、此人身上停之个也、人之首至項分兩肩而膊而臂而手、个之丿乀也、身居其中、个之丨也、項氣內行降重樓而入于心、心中居、个之丨也、肝左肺右、个之丿乀也、此个在內者也、二者人身中停之个也、從腰腎之間分兩腿兩足則下停之个也、一枝之山、猶一人之身也、分龍離祖之峰即人之頂也、於此必作个字、此去但遇結頂端秀多作个字、至將結穴有二个字三个字相疊串、或个字下又轉身作个者、雖若不疊串而實疊串、與人身个字最相似、此上格穴也、（个字丿乀兩相交抱於穴前、多至兩三重者最妙）其發祖分龍之水、從兩旁夾山而行、凡个字兩旁之小水從左右流入分

龍發祖之大水、水盡山亦盡、龍長者水會于江河、龍短者水會于溪澗、此江河溪澗比本枝末分龍之水其源更遠論千百里之龍、姑以短者言之、如十里五里之龍、便有十里五里分合之水、問水之源與其會處、便知龍之長短、不必直尋其源、只從龍盡處倒踏後龍一二里之地、三五節之間、看其起頂端秀、有脉瀉下、是个字直也、頂之兩旁有肩開展拖脚、是个字丿乀也、人之身直、故个字相疊相串而易識、山行則每每轉摺、故个字少相疊串而難識、必須於凡起頂處轉摺處分擘處詳認个字、若是丨去、便是正脉、若丿乀去皆非也、張子微論梧桐枝是兩邊同分中瀉一脉、个字也、論芍藥枝是上節發左邊下節發右邊、不成个字、雖然亦間出梧桐枝、此行龍之常度、龍之將結穴、必先結咽、作蜂腰、或跌斷再起、此為人身之喉氣、由之嘘吸、如槖籥之管、所以收束其氣而使之清健也、最為緊要、尋个字以認其頂、尋結咽以認其喉、得頂則識氣之起、得喉則識

氣之伏、由喉而循求其心肝肺不遠矣、蓋心即
穴、為內个字、其理至精者也、故曰、深識龍馬知
穴、故風水之學、入門在於識龍

龍論補

龍有腰結者、有盡龍結者、假如一枝山三百里、
分龍之水亦三百里而會合、山行到百五十里
之上、二百里之間必分一枝龍作大嵐水、為州
為縣、小則為數千家大市鎮、其分龍之處、旁有
兩條百十里之溪從兩旁夾送而交合正龍、又
行百里而山始盡、乃盡氣鍾聚、必結大地為宅
為塋皆有之、腰結者、乃龍蜿蜒蟠結之腹、最是
富貴安穩、丁口蕃盛、盡結者、如龍之頭、雄傑奇
壯、必出顯達富盛之家、今看縣地多作於龍腰、
府地多結於盡龍、蓋府地重於縣、故必得盡龍
正氣之鍾聚而後成、然腰結者、藉百里之餘氣、
為下手關鎖之用、最為深厚、雖未及盡龍之氣、
而盡龍太盡、以外山為用、又不若腰結以本枝
為用、尤得力親切、此乘除加減之理也、一枝山

譬如一株木、此云三百里之水、是一株之分合水、此云百餘里之水、是其一大枝之分合水、於此大枝上又有小枝分合水、花朶分合水、故識龍又在於識水

論平地龍

夫平地之龍與高山之龍骨節開闔脉脊貫串無異、亦莫不有兩邊分合隨龍之水、惟有性情稍不同耳、蓋高山之龍性情在高、故穴結於高者常多、平地之龍性情在平、故穴結於平者一律、陝汴齊魯北方之平也、蘇松嘉湖、南方之平也、又不可以槩論、北龍山勝於水、故當偏於就氣、南龍水勝於山、故當偏於就水、氣體也、故生人強壯、水用也、故生人富饒、此南北之平地互有長短而不能相兼也、然偏於體者、又當求其用於水、所謂低一寸為水者也、偏於用者、又當求其體於山、所謂高一寸為山者也、平地穴最難尋、高山龍猶可識、欲知平地、先看高山、高者既知、平者不外、蓋高山之五星豎體、平地之五

星卧形、至於分支結咽、開帳出脉、順逆迎送、無
不同者、古人圖局、本為高山、若作平地而看、自
可了然心目、故善觀圖局、亦平地之學一助也、
若求扦穴之法、察其微起之頂、審其微薄之面、
兩旁有微低之水痕、水外有微高之鉗局、則就
氣之穴可得矣、求其兩水將合之中、認其一水
彎抱之內、較高田、於一尺、驗卧形、於五星、則就
水之穴、或可得矣、然北而失穴、猶資土厚而剛、
南若失龍、尚藉水灣而秀、但可少延門祚、安求
持久之功、北多壟辟而失山形、最當審其口鼻、
南每闢濬而斷地脉、又在泝其源流

敦素曰、平地之龍難認、如鐔中尋髮、草中尋
蛇、砂中尋珠、灰中尋線、又如浪花滾月、雪裡
飄梅、必有一線之脉、或沉或見、結穴處須略
起節包高三五寸以上、兩邊貼身微茫、面前
交合、便為真地、若一向不生氣脉、不起毬簷、
界水不明、明堂不見、鉗口不開、交角不正坦、
如牛皮者、即是假龍

○愚按敦素論平洋龍與穴亦頗明白、但
雖落平洋亦必微作堆阜斷續、於斷處考
其續續處考其斷、又即其大盤旋轉折之
勢而求其歸結、其稍厚濶大之土必有肩
翼帳幔無此便是無陰護、即非真龍、到結
穴處必然、微湧開鉗局鋪裀褥、切不可鋪
展太大為其真氣不聚也、隨龍之水交合
於左右、妙水不離龍、亦不離穴、平洋看水
為先為要法也

論穴

夫穴造化之所秘者也、何為秘、方丈之土蘊神
功不測之妙、匪人不授安淂不秘乎、故山當作
穴則必變焉、突然而為高聳、陡然而為低下、方
東行而俄西傾、正北去而急南向、或為夌壁之
勢、或為峻削之形、或閃或仄、或倚或斜、或逞奇
而崖石崚嶒、或示弱而崗阜拓落、或拋踪而臨
田、或坐虚而背水、使人駭神眩目、莫測機緘、穴
之變而秘、不可以盡言也、亦有變之不覺平平

易易、不奇不怪、而福力甚大者、必其理到氣足
如盛德大人、圭角不露、中含至和、又穴之至高
也、雖曰變矣、然(貫)乎一脉之來、而處乎至(中)之
地、乃其常而不能變者焉、何以言貫、山之支派
紛然、而个之丨貫頂而行、頂如珠、脉如貫、頂非
脉貫則亂、貫不于頂非貫也、何以言中、人之心
居乎人身至中之處、山之穴即人之心也、亦必
中居、盖心具精氣神、即穴中之生氣也、觀其出
脉、如菜之薹、直貫乎根、觀其結穴、如花之心正

接乎蔕、何嘗因変而少偏乎、菜葉護薹、花瓣護
心、則生氣不傷、而生生之道不窮、葉瓣護愈深愈密則力量愈重、看地只消到頭三五節、看其出脉結穴後龍無不同、苟能循其(貫)而求
其(中)則變可達、而秘不能秘矣、尋穴之法、必近
觀秀嫩之頂、詳認結咽之形、有結咽而頂方真、
頂真然後察其化生之腦、審其瀉脉之路、腦下
三义沌混隱微、此个字之終、成功之所也、所謂
毬簷、所謂天心十字、所謂金魚水陰腮、所謂蟬
翼砂、所謂微茫水、所謂繩路等語、皆指此處既

得之、又當以窩突飢飽凹凸覆掌仰掌之類求
其陰陽、如窩取突突取窩飢取飽飽取飢、乃陽
来陰受、陰来陽受之法、千古不可易者也、穴情
萬状、察識甚難、示法不易、古人論穴法最多、如
劉江東三十六穴法、廖伯韶萬金砂、司馬頭陀
達僧問答、謝子敬天機一寸金、及三寶經十二
倒杖、二十四葬之類、各自爲法、而理則同、子敬
尤爲窮穴之变、但不以頂與脉、砂與水滚同發
明、初學難入、其書皆當熟玩而驗之於山水、又

三寶經、立標準法、亦當講明、善用、其意求活法
而不可泥、盖穴形不同故也、古人穴法已明而
人不能曉者、譬之使人捕亡、圖形貌書姓名以
授之、而不指其路頭、破其藏匿之計、所以逃亡
莫獲、予於形貌姓名姑畧之、俾自學於古、聊指
其路頭、發其藏匿之計、或可以少補前人之缺
云

穴論補

人每於龍將盡、順其盡勢直扦、不知其先已轉

向橫作穴矣又有行龍未盡人每欲尋盡處不
知其先已翻身回頭作顧祖穴矣又龍正行忽
然作偏倚穴又龍趋下之勢未止而高處已結
穴凡此等雖難認若能認个字認出脉認結穴
求莱臺花心之相類則穴之橫者回者偏倚者
高峻者皆可識矣
敦素曰扦穴只看入手一節有脊落者是陰
有窩出者是陽夫陽出者即太陽太陰金星
開口之類故其星辰必皆端正名曰正出順

脉也是為正求氣從頂入毬要輳入毬簷下
五七寸寬則脱氣主黑爛夫陰出者如轉皮
仙宮之類故其星辰多是不端正名曰側出
逆脉也是為架折氣從耳入毬要拖出毬簷
下一二尺折減毬之輳則鬬煞損人主白爛
凡脉來陰者必雄急宜饒減下之脉來陽者
必坦緩宜輳入下之毬簷者臨入穴畧起節
包之處即毬口之上如人鼻準頭也毬髯者
即毬口之下如人之口下鬚髯故又曰毬髯

毬乃指頭枕處葬口即放棺處舜即棺脚對處是也一或糢糊即為花假切要三合水分明入手星辰起頂水分兩邊為第一分水又名大八字其水自頂上分流下來直至與左右砂齊到墳前相合為第一合水此頂再流一脉下又起節包水分兩邊又名小八字其水流至面前交會為第二合水臨入穴又畧起節包即是毬簷自毬上分水夾送貼身流到小明堂交合名合襟水是第三合水也

敦素曰楊公倒杖之法十二曰盖粘倚撞挨併斜插斬截鈎墜其法看到頭大小八字分明毬簷合襟真正然後以手中杖放塟口之中上對毬簷串定大小八字下對合襟便是向坐不用羅經切不可信諸般宗廟等卦消水及不可貪愛前山有乖氣脉若偏左邊則白蟻從右脚入木根從左頭生矣偏右則其害反是先在塟口内定一十字其棺正枕十字之上斜来斜下正落正安分毫不可偏劉

江東立標準法以尖圓為定、用竹杖二根先於毬上當中立一根為準、次看二水交會小明堂合襟之處立一根為標、却以線牽定繫之於標準之上以定淺深、胡矮仙教子詩云、两片三叉穴自然、杖隨斜側枕尖圓、接迎放送看強弱、个字之中玄又玄、葢胡公用个字為法、其两ノ乀即分水也、直落即来脉也、善術者只用此个字便是、然上牢劉氏有三寶経懷玉経等文皆是立標準之法、以線繫於

標準之上以扶量至两邊界水處以定淺深、此難憑信、故不編入

○愚按贛州風水、自楊筠松發明傳授師友淵源、太昌斯道漸被于大江之右、其於穴法尤為精到、諸家之書、窮極穴之變態可謂無遺憾矣、但惜其不以貼身砂水滚同立論、穴與水相逆而食之之理未著、故未能使穴法了然於人之心目也、敦素論扦穴之法已深達前人之旨、但守其規矩

而不敢自出意見以輔翼其說求之時師、則未有賢於敦素者、其言毬簷莖口十字小明堂合襟之說俱是正情、柰穴形萬変、如楊公十二穴法挨併斜揷斬截之穴、則恐莖口小堂十字之類、未可拘拘定法而扦之、尚當融會其理於形體法度之外、庶可以得穴、免莖凶之失矣

論砂

夫砂者、穴中所見為我用之物、穴為躰、砂為用也、然以砂為名者、指其低平拱衛近水之形象、非以巍峩高大之山亦名以砂、後人以朝案等山皆謂之砂、殆混其類而失於分別、非命名之本意也、古人名穴左右之山為龍虎、後人泥其名、以龍虎為外来之物、遂外視穴左右之山、不知其為吾身兩膊兩臂兩手也、是三物者、於吾身之用至切至重焉、盖人之身運用在膊臂、而收功在掌指、如執匙筯、持盃盂、把筆捧璋、操弓戈、皆在乎指掌之間、非指掌則臂膊無功、由此

觀之、穴左右之山必貴其出於本身、則又當考其兩肩之分擘出乎頂而不可偏也、若肩之分一親一疎、一先一後、皆非真肩、則非真頂、而膊臂手皆假矣、然則左右龍虎實用安在乎、葢人之於食、軀命所關、山則以水為食者也、古人有張山食水之說、其義已美、惜乎未能深言、彼以張山言、持食其外来大會之水、而不知食穴内之水為至切、穴内蝦鬚界合之水、為母之乳汁、穴則嬰兒也、龍虎内之水猶酒饌湯飯、然必兩

手得其用、而食方入口、用稍失宜、則物雖在乎、亦不得而食、矧几案之上者乎、葢龍虎與内水相逆則得食、與内水俱順則不得食、何以辯其逆順、以龍虎外穴前横過之水知之、山自左入、則穴前之水一定隨山左来、而龍山必須先到居虎山之内、以逆穴内右邊之水、虎山後到居龍山之外、以逆穴前左来横過之外水、而龍山所逆之内水方固、山從右入、則穴前之水一定隨山右来、虎山必須先到居龍山之内、以逆穴

內左邊之水、龍山後到居虎山之外、以逆穴前右來橫過之外水、而虎山所逆之內水方圓如蚪則龍虎得其用、而穴得以食其水矣、此不易之理也、若或左山左水來、而虎反居內、龍反居外則龍山順外水而被牽、或右山右水來、而虎反居外、龍反居內、則虎山順外水而被牽、龍虎但一邊被外水牽動、則內水亦俱去矣、穴真龍虎必不順、穴假龍虎必不逆、若膊臂彎抱逆水、而指掌微擺脫即生病、擺脫重者穴即不真、此

乃收功之說、善觀龍虎者、得穴如反掌也、蔡牧堂謂惟乾山則順山順水不妨、雖高人之言、吾不敢信、有兩臂直向前數十丈、漸低平而不回抱者、又有兩臂縮而短、僅能夾護穴而不交者、必有近案橫欄、或近溪橫欄方可扦穴、總在細認肩頂也、又有穴兩水夾盡無本身龍虎借用隔水兩畔之山為龍虎、能收穴水不走者皆可扦、又有左右單提、只是正脉略擺開、即環抱于穴前、穴當尋將擺未擺節塊上扦之、多就曲池

為向、手腕也乃單手提物、最有力之處也如左單提、左臂稍逆、水包過右肩、如右單提、右臂稍逆、水包過左肩又有左右仙宮似單提而實不同、以其不類提物之狀、雖龍虎偏而當正用一手所謂水來自左、無左亦可、水自右來、無右亦裁者也

論水

夫水龍得之而成、穴得之、而就出於山而配乎山者也、山與水是大配合謂為山之精血、言其體也、謂為山之飲食、言其用也、而水有三、有逆後龍而配之者、有逆左右砂而配之者、有逆穴而配之者無乎不逆、郭景純曰、得水為上、得之一字非苟言之、江湖溪潭之傍、未可以言得也、所謂與龍相逆、與砂相逆、與穴相逆、具此三逆、而後可以言得也、吾於龍砂二篇論之矣、古云、洋洋悠悠、顧我欲留、其来無源、其去無流、此言水之善非得之云也、今人言水法者、環遶澄凝耳、来之玄去曲折耳、未嘗真知所謂得者何如、雖知逆之當求、而又易視之、淺求之、所以得之理終昧也、蓋大地必有逆龍之水、好地必有逆砂之流

龍逆為上砂逆次之得水之說當求諸前篇合此論水得烏乎得哉

論水補

山與水是大配合水為陽山為陰山得水水得山是夫妻配合水逆山山逆水是夫妻交感若山水俱順則雖有配合而無交感非成龍之地矣予所論朝與穴是小配合之交感必須先求其大者而勿昧也盖山水之逆譬之桶焉箍是也板與合縫形穴是也桶固在於合縫非箍則不能盛水箍之力重也又如網焉逆者山水之綱也欲張其目先舉其綱故綱其要也古人專攻形穴而畧於論逆何異製桶者忽於箍結網者遺其綱乎失其先重舉要之理所以費詞說蓄圖局而終不能曉人也

論生氣

生氣之說風水家第一義也後人發明斯理未能了然反使人致疑於朽骨予輙為之說曰生氣之生非對死字而言乃生生之生也夫生生

之氣、如穀之種、如栗之芽、在天為好生、在人為心、在性為仁、在地則穴也、予於朝山篇以夫婦言之者、盖精氣神各具于男女之心、即生氣也、此之心動、而感彼之心、動而應、三物交合、而人生焉、人之生不本于他而本於心、則聖賢豪傑富壽榮貴之出、穴獨無藉乎、世之排風水之說者曰、父子祖孫異體、生死幽明異路、痛癢既不相關、禍福何由干涉、此未達造化氣機之論也、姑即淺近者明之、人能役召鬼神、捷於影響、鬼神又能傾仆健夫、驅走衆力者、皆氣之所為也、人鬼本是異氣、猶能以氣相感相制、矧父子祖孫一氣相傳、且藉山川吉氣之靈、而山川又藉造化之主宰、獨不能感通於一氣之遺體哉、盖一氣在覆載間、不感則寂然、而感之即應者、得其機也、人與鬼神之相感相制者、亦機之動耳、予請以弩譬之、山弩也、穴機也、朽骨箭也、扦穴發機也、發而中之者子孫也、為弩者誰、造化也、機發於此而應於彼、不疾而速、神哉其生氣乎

造化之功大矣風水之說奚疑之有

論氣

夫氣天地所以生物者也山川之凝結獨非是氣乎郭景純言之詳矣人之氣得其養則粹面盎背配義與道位天地而育萬物山之氣一剝一換剝換不已陰氣盡而陽純則能化臭腐為神奇猶點鐵成金者也故善觀山者觀其氣而已氣足之龍肌膚豐盛容色充悅體貌端重態度閒雅春木暢茂不足以比其榮華春波映空不足以方其晶瑩出蚌神珠夜光一點雞群鶴立意態不凡本其始而言節節增勝峯峯轉奇布褐一更則紈素被體再更則錦綺煒然至峽則得道真仙換骨出神變幻狡獪作於頃刻而穴之變不可測矣於是觀其項腦則員而滿聳而飛察其肩背則豐而厚盈而溢驗其手足則彎環而膩活動而堅得氣之淺深因可識而穴亦何由隱乎古人望氣之說術雖高妙不若就其切近者求之初學或可企及也

論頂

夫祖山之頂如人之百會穴乃百脉所朝之地至高而至尊登頂一望四面山水朝拱勝於穴中所見蓋穴乃子孫必須祖宗尊貴子孫方藉厚蔭理之必然也人之氣由尾閭上雙關夾脊升玉枕至百會氣從內降重樓下華蓋入于心凡山之跌斷特然起峯者其氣脉之行與人無異者尤為易見但頭圓象天雖尖峯亦具圓躰如太極混沌脉脊至腦後玉枕不可見直至山根之位脉脊方顯个字分明（論穴篇云頂如珠脉如貫蓋脉脊不見於首者如貫在珠中不得而見也）若脉脊從頂尖即分明兩邊便有水路則个字破腦非成龍之地又个字丨丶或倚於八或倚於丶不從中分皆假个也个字往往難認或邊大邊小邊明邊暗邊趋前邊拖後如草字个隸字个似个非个者最要仔細識認行龍泛頂多不作个又不可執泥求之

論化生腦（地理樞要以鼻準為化生腦非矣蓋自山根以下是作穴之脉準頭是毬口是穴）

夫化生腦者結穴之山自頂隱隱而下復作微突如人之項下有頷然腦下垂脉即兩片三乂作穴處也立於穴之中正回顧不見頂而見頷此為化生腦其穴不真則回顧無腦起而頂為假頂此少陰少陽之交媾自為夫婦而成其胎者也（脩煉靜功有自身坎離交媾自為夫婦之說）扦穴之妙訣也然穴多變形象億萬不同又不可泥於此須融通活動求其意而用之不離乎常以得其穴之變者上也若棄常而趋其變一得千失矣

論塋淺深

夫塋分深淺者乘生氣之理不可越也古人之法立標準為最高而猶有窒礙之患假如劉江東穴法云玄武觜長高處宜點是遷騎脊也謝子敬穴法云端正下面無出處必須黏頂平面覷是遷面穴也此類之穴甚多則標準何以立蔡牧堂以前案高低平為三等扦法然穴之淺深分得失於尺寸之間前案之高低既與穴相懸且必有溪澗田壠之隔欲憑此以較度尺寸

豈不踈哉、張子微用五行之數、定丈尺以準穴、實亦不通、譬之均是人、或同所出、軀幹長短大小肥瘦每異、衣工不加比量而槩製衣裳、非拙工而何、雖曰同是金同是土、亦非一樣、金土尺寸可定也、卜則魏曰、不問平地高山、總宜深穴、不應深淺無別若此、又曰、平洋穴當深下、然平洋穴亦有略起浮土而堆土為墳者、何可槩云當深、謝覺齋曰、露而不隱為天降、以三陰從天降而陰穴葬當淺、隱而不露是陽騰、以三陽從地起、而陽穴葬當深、予亦未敢信焉、果如此論、陰從天以交於陽、則陽穴反為當淺、陽從地以交於陰、則陰穴反為當深矣、且陰主收斂、其氣藏於內、似不可以淺求、陽主發散、其氣浮於表、似不可以深取、此理易見者也、今以栗果譬之、其栗圓厚者、生氣之芽藏於內、內者必深、匾薄者、其藏必淺、風水家以覆掌為陰、其栗之圓而厚者乎、以仰掌為陽、其栗之匾而薄者乎、由此言之、則斷乎陰當深求、陽當淺取、子敬所謂陽

多淺塟陰多深、高塟天罡不可尋者矣天罡是陰項

然深者淺者又難槩論、若突而頓饑、或穴前陡瀉、雖陰而當微求乎淺、若凹而遷飽、或餘氣未伏、雖陽而當微求乎深、近臂近案或迫則當深而又須避壓、遠臂遠案或低則當淺而又須忌露、或陰者形體細微陽者山坡豐厚、則淺深皆不得而盡法也

敎素曰、論塟淺深小明堂為準、且如毬簷下畧生些〻子坦窩便是塟口、塟口之下又有些坦平處便是小明堂矣、若高山金峭去處只與小明堂一般平、不可大深、深則氣從上過矣若在平坦之處、又可深過尺許、淺則氣在下行矣、高一尺則傷其龍、低一尺又脫其脉

惟得其中、方為妙術

論土色

夫其穴之土、其質堅膩、非凡土之堅膩、其氣冲和、非凡土之冲和、其色鮮明、非凡土之鮮明、蓋生氣之藏、而土之所以異也、譬之栗果針刺外

包殼膜重裹、內備甘脆、心藏萌芽、穴即萌芽、自然溫潤柔嫩如栗肉與外包之土不同雖堅剛之土、亦具溫潤之體含靈蘊仁、發達機变、又若雞子之黃混沌為體、生氣內含、觀其氣驗其質、察其色、而又辯黴黶、認粗嫩、以求其中於一席之地、則淺深之法、亦於是乎得矣

論扦穴左右

夫扦穴當明左右者、就氣食水之義也、龍從右來其氣必趋左、而左砂必回抱、撼龍經所謂藏形如轉磨者也、穴當傍左扦、以就氣、而右来之水、如人右手持盃、其傾在左口、當從左以食之水入口、方是穴與水相逆若龍從左來、其氣必趋右、而右砂必回抱、撼龍經所謂回來方入手者也、穴當傍右扦以就、氣、而左來之水、如人左手持盃、其傾在右口、當從右以食之、盖穴即口、又穴與水相逆而成、論砂篇皆言之矣、當合而觀

論明堂

夫明堂者、穴前儲水之處、堂非一而名則同、龍虎與近案與朝山之內各有水會處皆曰明堂

也、而龍虎之內者最要、蓋穴猶心也、金魚蔭腮之水、乃心中所藏精氣神薰蒸之液、穴非此則不成、古云有人識得明堂法、五百年中一間生、其知之者鮮、一至于此、又曰、結時須有小明堂氣止水交方是穴、則知尋穴之法、不越此而可得矣、時師每誦明堂容萬馬、水口不容針之言、不知此特言其寬而能固耳、若以寬廣平正為上、則明堂甚易知、而奚云五百年一見其人乎、蓋砂逆水、水逆砂、則明堂固、砂順水、水順砂、則

明堂不固、明堂之好惡、砂水順逆之分而已、前人說明堂只是模樣不知實用不出砂與水但朝山內之明堂、不若近案內者、之切、近案內之明堂、不若龍虎內者之切、尋龍點穴、曷深留意於小明堂乎

論朝山

夫朝山者、或以賓言之、則穴為主矣、或以臣言之、則穴為君矣、此皆得其粗淺、而不知其有夫婦之道焉、觀其形體之對待、手足之交抱、宛然牝牡之交媾、而兩家精氣神通流凝聚之所、則

為穴而成其胎者也穴前之水、則彼我精血之交、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謂、而兩家者其分處氣之一而二、其合處氣之二而一、固理之自然而氣不能違也、雖曰體均勢敵、然婦常循其卑順之性、夫常立其剛陽之體、是皆顯設而人自不察耳、故龍與朝山長短巨細常相若、或皆千里、或皆百里、無不同者、龍重者必致朝山

重而直來、朝重者必生拜山之背而俯伏、直來者有趨就之勢、俯伏者有敬順之情、朝拜兩旁

有夾隨之水、兩水之外有夾護之山、與主山之理無異、兩家之山相會、兩家之水亦相會、此造化生生無窮之至妙也、或三峰同峙、或五峰並列、而朝拜必居乎中、此案山之至貴也、其次者有端秀之朝、而或氣短勢弱、雖直來而趨就易疲、不能成拜伏之象、又有前山橫過他往、突起秀峰作朝、其頂可喜、身脚雖正、而少餘氣之踴躍、其又次者也、若有端秀之頂、而身或偏斜向他、脚或走竄隨水、此為假妻病室、決不能配穴

而生生穴亦不真矣朝不拘高下大小不拘尖圓平方但是飽滿端秀便當取之最要看其身脚之水路若是真朝水必不走泄正穴之水關鎖頼乎朝山朝山之水趋向在於正穴二水三山互用不偏故身偏脚擺為大忌也又主山以穴為花心左右有砂関鎖為花瓣其水不容漏泄此理人或識之朝山亦有花心而左右關鎖與穴無異此理無人知必須多見大地若真識朝案穴之理思過半矣帝都數千里之山作朝而到頭之逆亦千里北京以河南山東之山為朝而衛輝之水北行至直沽會密雲蘆溝二水而入海其逆朝之遠近可計也福州千里之朝發源贛州大帽山已分虎頭山作朝其東南上又分一枝度西峽江盤旋兩江之間來作近案其逆亦百里也凡大地其朝必逆案之為名比之几案與朝不同貴近而不欲遠貴平心而不欲過眉或高而凌或低而脫皆減福力蓋龍虎關穴中之水案山關龍虎之水朝山關分龍起

祖之水總為關穴水而設也所以朝案皆貴逆水者彼不逆則穴中之水終為走泄富貴亦不綿遠時師專取山頭形象之美而不求關水之用何異命將但取方面大耳而不求智勇之實用乎又順龍必是逆朝逆龍多是順朝若旁龍小結分氣不多則朝案亦小就而已世有好地無朝者則何以取夫婦配合撼龍經曰亦有正龍無朝山只看諸水聚其間汪洋萬頃明堂內容局周廻如抱環此等雖無聳立畝體之峯而有抱環之勢是能聚水盡朝山之職若無而實有矣

論餘氣

夫餘氣者譬諸人身穴其心也臍下丹田氣海氣之餘也心所藏氣精而餘者其粗實心氣之根也然以下有小肚合尖即穴之合尖也膀胱大腸所有皆當出當棄之物扦穴最當避之不惟出者不已而龍虎內兩水相合牽動合尖突生旋踵矣古人稱餘氣為禍禓而未嘗發明其

理故人忽之然有凝結巨石如笏如屏如几案者有穴下結蜂腰直去作小峯為近案者不但如裀褥而已大抵欲其盛欲其奇欲其清欲其徤欲其鋪展各專其美非兼有之云也緫要有砂關攔内水不牽動古人論官鬼禽曜羅星已詳而少及餘氣實為穴之要故特具焉

論出峽

夫山有峽之名乃大跌斷過脉脫胎換骨之處也如人之及第出身從此入官終必為卿為相

乃大力量之龍此處必立大規模大鋪設不草草了事將跌斷過脉時先起祖山祖山兩肩橫展帳幔脉從中正抽出山峽之中故曰出峽抽出之後漸低漸細跌斷平地或渡江湖或如田塍攏既斷復起高山前面有導有迎兩旁有山脚回顧以逆收跌斷脉脊之分水不使順泄其勢如大將駐軍立營旗鼓部伍皆在左右前後立於正脉四顧内局寬廣奇峯森列而八方無缺此峽之上也峽有老中少三峽至少峽則正

穴不遠矣京都之龍姑勿論凡作省城郡縣大鄉村大陰地皆有峽體段皆同但有大小輕重之等尋常出富貴之地無專峽多藉正龍之峽分支傍結穴可勿論也

論帳

夫山有帳之名者何以行軍之帳喻之也宮室獨不可喻曰宮室不移帳則日移猶山之行也帳之形狀如屏如帷但起祖峰必開展作帳而跌斷過脉脉如大将行於帳之中心而帳為遮蔽圍繞之具凡過峽必作帳故曰貴龍重重出入帳言正脉方出後帳又入前帳若能以大将行動出入求之則山形宛然在我心目矣大龍初帳橫展一二百里者一帳小一帳至将穴處帳之橫濶不出三五里一二里耳帳有十字出者上也（直是脉畫是帳）有丁字出者次也（龍橫來而取其橫将畫處瀉脉下一橫一直之狀也）貴龍行動凡轉摺皆有小帳但不如作峽之帳力重而形勢盛山必有峽者陰陽升降大小之理也山必有帳者陰陽闔闢縱

橫之理也、蓋一升則一降、升不極則亦未能極
於降、降不極則亦未能極於升、大小亦如之、峽
山之所以必作峽也、一闔則一闢、闔不極則亦
未能極於闢、闢不極則亦未能極於闔、縱橫亦
如之、此山之所以必開帳也、如此則陰陽之氣
循其動靜之體、而後生物之功無窮矣、峽帳合
而論之、方盡其理

論顛倒顛

天下之理皆順、惟金丹與風水尚逆、所謂有人
識得顛倒顛、便是大羅仙、金丹逆則壽命長、風
水逆則福力遠、風水之逆、又有大小之分、砂逆
力輕、龍逆力重、龍逆又以深淺分高下、逆愈深
則骨節筋脉愈有力、邊順邊逆、又不若龍兩邊
皆與水相逆、力尤重也、跌斷過水則兩邊俱逆、惟其深故
顛倒顛、蓋龍來處首也、當在上流而反居下、節
節枝脚、逆流為穴、關鎖把截之用、龍去處尾也、
當居下流而反居上、卻翻身回轉、為案為纏護
之用、金丹黃河水逆流之謂也、地理之妙於逆

也、至此蔑以加矣

論回龍 兼順龍論

夫回龍顧祖之地以其逆也、細而論之有數等腰結而顧祖不若盡龍之顧祖、有顧始祖有顧第二祖（是再起祖之峯）有顧第三祖（是將結穴特起之峯）有顧其父母者、但顧近不若顧遠者力量猶重規模猶廣惟嫡派得顧遠旁支得顧近祖宗受嫡子嫡孫之朝則必端貌正體變常以臨之或受其旁支之朝便不如此同是一逆逆淺者初皆山水順行、臨落穴翻身回顧即成矣逆深者去祖山已遠却回頭逆行數里或數十里趋走就近而朝此回龍上格也、大要皆以背後護托之砂逆轉交圍、令穴前朝水宛轉遶穴後之山所謂水纏玄武方是的當有方也、或詰予曰、子以朝與穴為夫婦則回龍以祖為朝牝牡交媾之道安在、予答曰、穴不能獨成必有山或有砂交逆相依而後成穴（即前言狩後護托之砂乃其配合夫婦也）此乃子孫夫婦並朝祖宗拜父母造化之至妙者歟其順水

順結之龍、人以為全順矣、不知其骨節枝脚每與隨龍之水相逆、假如子午行龍、其山水俱自北而南、其轉身處非卯酉卽酉卯、終歸於子午、雖數次轉摺、更不出此四山、卽山之骨節方如此、可以驗地方之言不誣、其轉而為卯酉山、則右邊之枝脚與龍身上之水皆北行、而與右隨龍之水相逆、其轉而為酉卯山、則左邊之枝脚與龍身上之水皆北行、而與左隨龍之水相逆蓋隨龍水與山同南行、而此龍身左右之水則北行、二水逆之愈深、則龍力愈重、如牧堂所云順龍之結穴必逆、其言雖是而未及盡發順龍而逆之理也

論老嫩

夫風水之理陰陽五行而已、陰陽人皆能言、最要者其老嫩、譬諸樹木、生花結子者、柔嫩之枝非蒼老之幹也、穴猶木之花果也、亦必結於柔嫩之處、剝換麄老、並於柔嫩、由老陰老陽而變少陰少陽之理也、老陰陽如老夫婦、不能生、少

陰陽如少夫婦生道盛矣山之老嫩猶易辨少中老難辨也蓋穴不可過飽恐陰老也窩不可過飢恐陽老也穴而飽不過焉陰中含陽也窩而飢不過焉陽中含陰也此少陰少陽之謂也大八字尖小八字大者老而小者少也穴其生於八字之小者

論分授

夫祖龍分授子孫氣有小大輕重其重而大者祖山先儲蓄盛氣見於峯頂形於起伏者変常貴觀及其既分體勢尊嚴氣象特達迎送重重遮衛疊疊穴帳大峽脉從中行其到頭必為都城為方鎮及公侯卿相世代富貴之地次者分授之意漸輕漸小則氣亦隨之其規模大畧雖同而體勢氣象則以次而減蓋其分別等第全在於氣之分授與拜相封侯除官授爵無異故觀其脈也見其導從而品秩之崇卑可知矣是乃祖山造命而群山聽命雖千萬里無違背也造化之神豈出於常道之外哉

論水口

夫水口者乃天明堂之水所出之處主山朝山作朝作穴之餘節節分枝而至交合而為關鎖者也高者為旗為屏為聳特之貴人為雄踞之悍將次者為鑄象為卧虎為獅為豸小者為龜為魚為印為箱之類其名不可枚舉然必求逆水之形顧入之狀交互之體盤旋之勢布置之均停規模之宏偉有萬里列長城一丸塞函谷之力斯水口之至貴也然是主山朝山之餘順勢之中求其逆而已若夫主山之來龍與朝山之餘交互關鎖一順而一逆一顛而一倒此則分龍起祖之水逆朝乎祖宗其去非去其出非出而為歸元顧祖之水其山與水首尾循環始無始終無終也水口之無尚者矣福力悠久奚可測度乎

論石山

夫石者山之骨也有隱有露者稟之異也譬之人身秀氣所鍾有肉勝者有骨勝者言乎其骨

則如頭腦之上伏犀玉枕之類是也、又如角端麟豸蛟龍之角、皆骨氣之盛而發露於外者也、是石也、隨龍之老嫩而分精粗、初分之龍譬如樹頭盤錯鬱結、為瘿瘤、為包節、皮膚皴裂、顏色焦老、其為石則嵯峨巀嶪、岪嵂巉嶤峭、高崖巨壁、削立層疊、盖盛氣積而未变、麄惡可畏也、中氣之石、形状漸佳、顏色漸潤、去規矩不遠矣、嫩氣之石、為圭為笏、為屏為障、為櫃庫為廂印、疊若重閣、聳若天樞、矗若排笋、横若展誥、或植顛頂

或立脉脊、或插於兩耳、或頓於兩臂、或當身之左右、或居穴之前後、或突出水面、或鎮壓水口、多而不亂者、陳設有義、一而不孤者、輔弼芾黻、或有石山光如卵殼、石脊抱如牛角、皆石之至美者也、認龍扦穴、石也其可忽諸、又石山而穴則土、土山而穴則石、古人論之詳矣、茲不贅及

論宅地

夫宅地之理、與塋地相同、而有不同者、在於稟氣尤厚、造化用意尤深也、凡結宅地其龍比塋

地必長數倍、有二三百里之龍、盡頭結塋地、亦
決然結宅地、為郡為縣、龍稍短者或為大鄉村、
其分氣多於塋地亦數倍（一枝龍如一株樹、有一株之分合水、必有一枝之分合水、若認分氣多寡、只看枝水長者氣多、短者氣少）此謂稟氣尤厚
也、宅龍既長、而後龍煆煉與出脉處遮護處尤
有力、所謂煆煉、乃跌斷出峡、及凡過細作蜂腰
狀是也、譬之煎銀、大跌斷是大爐大鉛火、小過
細是小爐小鉛火、故宅地必要過脉穿田、高者
必度水跌斷、過細愈多愈有力、山壠過脉力量

便減、若塋地則不必拘、此謂造化用意之尤深
也、如人負物、宅地常居、無弛擔之時、所以稟夫
氣者不得不厚、塋地骨朽代遠則擔弛、所以分
氣常少也、但宅地到頭朝應護從往往減省、不
如塋地周密富麗、蓋宅地之用恒、故盛其體而
可以長久、塋地之用暫、故盛其用而取效一時、
此可見體用之輕重、乘除之理、消息之機、皆具
于是矣、然塋地主乎陰、其體含蓄固密、如花未
開而瓣收歛、宅地主乎陽、其體展舒發散如花

已綻而辨蹤豁、二者之異、又當知也（觀宅地之理、人居土上、便知塋地陽穴當淺求也）人之生有宅地以居之、有塋地以藏之、譬之樹焉、根本盤伏、受地之氣以滋養枝葉發露、受天之氣以暢達、一不可闕也、祖宗者子孫之根本也、墓藏之所以受氣於地、子孫者祖宗之枝葉也、宅居之所以受氣於天、根本之藏、必地氣融結之所而后得滋養以長其枝葉、枝葉之居、必天光照臨之處而后遂暢達以庇其根本、（塋経曰、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言地吉也）故闕一者福澤必偏、兼全者富貴彌久、蓋祖宗子孫、異形而一體、相資、居宅塋地、二物而一氣、同運由其一本、故爾、予嘗謂宅為陽夫道也、墓為陰妻道也、夫為妻綱、故陽宅重而陰宅次焉、有是夫有是妻、則生賢子孫而家道興、有是夫無是妻、則反是、妻雖無專制而夫亦不能獨成、故夫道盛必易妻以孕賢興家、妻道盛亦致夫以脫賤就貴、然夫綱其常、妻綱其变、常者多而变者罕歟

論風水當知

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重親之生也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則死獨可忽乎風水所以藏體魄水蟻其深患也且宗祀興替由之而君子不曰風水不可不知者何其說有二一則曰世人躭溺風水貽暴露之患此風不可長也一則曰籍親之遺骸以徼子孫之福於心不可忍也予則曰以暴露為慮而忽風水者是因噎而廢餐也以徼子孫之福為嫌者是不知父子祖孫盛衰一體者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顧情之公

私耳豈可泥乎其跡湯武放伐尊貴奕世不以啓篡奪為已累蓋行其當然而其心未嘗有私也太王賢君不避貨色之名蓋情不在貨色則好為公矣予頗有見於此理故敢犯先賢所諱言以風水儕諸醫道苟有孝親之誠心能不以予言為然而求其知哉

論求地之本

予既發明事親者當知風水之理矣知則當求求不可苟也得亦不可倖也在積德而已風水

者、英賢豪傑富貴福澤之所生也、其機權出乎天、求之在人、而不由於人者也、必積慶之家、為善之人、天錫吉地、而後遇人以授、縱不遇其人、而天亦啓盲師之心竅、動主人之天機、或搜讖記、或符夢卜而得之、大抵近世人授者少、天巧者多也、今之講究此理、盖脩人事以俟天、然非積德為善、則天之俟寧不茫乎無期哉、世有獲吉地之家、同是子孫、而禍福所應不同、盖天地無全功、一山之氣自有純駁相混、子孫心合天

理則吉氣以類至、心從人欲、則凶氣亦以類至、吉氣至則吉地嗣獲、凶氣至則凶地重招、一門之内、盛衰於是懸殊矣、由此言之、不獨吉地未得者、在脩德以致、而吉地已得者、可不脩德以承之哉

堪輿管見終

堪輿管見跋

予論風水凡二十九篇、喻以人身為切、發逆之理為要、以穴為嬰兒為口為心為中、為精氣神之府、以金魚水為乳汁、龍虎內之水為羹飯、以左右砂為膊臂掌指、以頂為珠、以脉為貫、以个字為龍穴樞紐、以過度為咽喉、為煆煉、以主朝為夫婦、以龍穴砂朝案與水逆為成其交感、以顛倒顛明逆之至、此所謂切而要、古人之所略者也、若能以予言參古人之言、而博求精驗於

山水之間父又貫徹使心與目理與形象合一
則山水之機權在我矣此書於古人所詳者多
略之尚俟暇日采擇其精到者并欲盡書鄙見
與此編合而為全書云
嘉靖丙戌春仲月下澣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致
仕雙湖居士長樂謝廷桂書